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六回 碧峰會眾生證果 武夷山佛祖降魔

詩曰： 濃濃秋露鶴聲長，靈隱仙壇夜久涼。
明月照開三島路，冷風吹落九天香。
青山綠水年年好，白髮紅塵日日忙。
休問人間蝸兩角，無何認取白雲鄉。

卻說飛喚捧了這個七言八句的詩兒，逕來回覆碧峰長老的話。碧峰長老道：「雲谷在麼？」飛喚道：「雲谷早已不在雁蕩山了。」長老道：「哪裡去了？」飛喚道：「卻不知道他在哪裡去了，只是洞門上遺下的有幾行龜文鳥跡的字兒。」碧峰道：「那字是個甚麼詞兒？」飛喚道：「是個七言八句的詞兒。」碧峰道：「你可記得麼？」飛喚道：「記得。」碧峰道：「你念來我聽著。」好個飛喚，他就把那個七言八句的詞兒，一字字的朗誦，一句句的高談。碧峰長老聽著，把個頭來點了一點。飛喚道：「師父是個點頭即知，我弟子卻還坐在糲糊盆裡。」碧峰道：「他這個詩是武夷山的詩，多在武夷山去了。」飛喚道：「師父，我和你都到武夷山去走一走何如？」碧峰道：「要走就是個行腳僧了。」飛喚道：「昔日有個飛錫來南國，乘杯渡北溟，豈不是個那謨？」碧峰長老看見他說個飛錫乘杯，都是些實事，心上也有點兒生歡生喜，說道：「你也思慕著南國北溟麼？」飛喚道：「莫論南國北溟，只這南瞻部洲有五個大山，叫做五嶽，四個大水，叫做四瀆，我弟子還不曾看一看哩！」碧峰道：「你既要看那五嶽，也沒有甚麼難處。」飛喚道：「師父肯做一個領袖麼？」碧峰道：「且慢！」飛喚道：「怎麼且慢？」碧峰道：「你今日尋徒弟，尋得費了力；我今日個等你，等得費了神。我和你且在這個寶石山頭上坐一回來。」方才說得一個「坐」字，長老已自蟠了腳，合了掌，閉了眼，收了神。師父如此，徒弟不得不如此。正是：德均平等，心合無生。卻待個飛喚閉了眼，定了神，好個碧峰長老，輕輕的張開口來念了幾句密諦，輕輕的伸出手來，丟了一個神通。頃刻之間，飛喚啐上一個定噴嚏，開眼來連聲叫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！你好現化我弟子也。」碧峰長老只作一個不知不覺的，輕輕的說道：「怎麼叫做個現化你們？」飛喚道：「弟子已經游遍了五嶽哩！」碧峰道：「敢是弔謊麼？」飛喚道：「看得到，記得真，怎的敢弔謊！」碧峰道：「你既不是弔謊，我且盤你一盤。」飛喚道：「請教。」碧峰道：「你既到東嶽來，看見個甚麼神聖？」飛喚道：「看見個齊天仁聖大帝金虹氏。」碧峰道：「他職掌些甚麼事理？」飛喚道：「看見他職掌的是人，世上貴賤高下之分，祿科長短之事；一□八重地獄，卷案文籍；七□五個分司，壽夭死生。」碧峰道：「看見山是怎麼樣的？」飛喚道：「這個山：俯首無齊魯，東瞻海似杯。斗然一峰上，不信萬山開。日抱扶桑躍，天橫碣石來。秦皇松老後，仍有漢王臺。」碧峰道：「你到西嶽來看見個甚麼神聖？」飛喚道：「看見個金天順聖大帝，姓善名。」碧峰道：「他職掌些甚麼事理？」飛喚道：「他職掌的是人世上金、銀、銅、鐵、錫五寶五金，陶鑄坑冶，埴埴土臺，兼管些羽毛飛類，鳥雀鸞鳳。」碧峰道：「看見山是怎麼樣的？」飛喚道：「這個山：西入秦關口，南瞻驛路連。彩雲生闕下，松樹到祠邊。作鎮當官道，雄都俯大川。蓮峰徑上處，彷彿有神仙。」

碧峰道：「你到南嶽來看見個甚麼神聖？」飛喚道：「看見個司天昭聖大帝，姓崇名裡。」碧峰道：「他職掌些甚麼事理？」飛喚道：「他職掌的是人世上星辰分野，九州□方，兼管些鱗甲水族，蝦蟹魚龍。」碧峰道：「看見山是怎麼樣的？」飛喚道：「這個山：曲磴行來盡，松明轉寂寥。不知茅屋近，卻望石樑遙。葉啣疑閩雨，渠寒未上潮。何如回雁嶺，誰個共相招？」碧峰道：「你到北嶽來看見個甚麼神聖？」飛喚道：「看見個安天玄聖大帝，姓晨名萼。」碧峰道：「他職掌些甚麼事理？」飛喚道：「他職掌的是世界上江河海湖，谿澗溝渠，兼管些虎豹犀象，蛇虺昆蟲。」碧峰道：「看見山是怎麼樣的？」飛喚道：「這個山：元氣流行鎮朔方，金枝玉樹爛祥光。包燕控趙奇形狀，壓地擎天秀色蒼。張果岩前仙跡著，長桑洞裡帝符藏。夜深幾度神仙至，月下珊珊響珮擋。」

碧峰道：「你到中嶽來看見個甚麼神聖？」飛喚道：「看見個中天崇聖大帝，姓憚名善。」碧峰道：「他職掌些甚麼事理？」飛喚道：「他職掌的是世界上地水火澤，山陵川谷，兼管些山林樹木，異卉奇葩。」碧峰道：「看見山是怎麼樣的？」飛喚道：「這個山：峻極於天一柱青，誕生申甫秀鍾英。石存鳩白今無杵，地鑿中天舊有名。萬壑風生聞虎嘯，五更日出聽雞鳴。當年武帝登臨處，贏得三呼萬歲聲。」

碧峰道：「這是南瞻部洲五個大山，叫做五嶽；還有四個大水，叫做四瀆。你索性去看一看來倒好哩！」飛喚道：「今番再不去也。」碧峰道：「既是不去，我和你且轉到法會上來。」飛喚道：「就請師父到武夷山去罷。」碧峰道：「會上要做圓滿，怎麼就去得？」飛喚道：「既如此，請回。」

碧峰長老一則是得了這個飛喚徒弟，二則是得了這根九環錫杖，你看他生歡生喜，轉到這個法會上來。師徒們兩個人一駝兒坐著，講的講，聽的聽，則見那風送好香，結而成蓋；月臨淨水，印以搖金。卻不覺得就是一更、二更、三更半夜。飛喚略把個眼兒盹一盹，碧峰長老就輕輕的伸起一個指頭兒來，到地上畫了一個圓溜溜的小圈兒。這個圈兒不至緊，又有許多的妙處。一會兒，長老咳嗽一響，把個飛喚吃了一驚，口兒裡亂說道：「咳、咳、咳！險些兒！險些兒！」碧峰道：「又胡話了。」飛喚道：「卻不是游湖的話，卻是江、河、淮、濟的話。」碧峰道：「怎麼有個江、河、淮、濟的話？」飛喚道：「卻好又是師父現化我也。」碧峰長老又做個不知不覺的，說道：「怎麼又是現化你也？」飛喚道：「弟子已經游遍了四瀆哩！」碧峰道：「你既是游遍了四瀆，看見個甚麼神道來麼？」飛喚道：「看見江瀆之上，一個廣源順濟王，楚屈原大夫的是；河瀆之上，一個靈源弘濟王，漢陳平的是；淮瀆之上，一個長源永濟王，唐裴說的是；濟瀆之上，一個清源博濟王，楚作大夫的是。」碧峰道：「看見水是怎麼樣的？」飛喚道：「這個水：運行不息妙流通，逝者如斯本化工。動樂有機春潑潑，虛明無物劍空空。深源自出先天後，妙用原生太極中。尼聖昔形川上歎，續觀瀾者越何窮。」

碧峰道：「你看了那個五嶽四瀆，心下何如？」飛喚道：「我心下還有許多解不脫的去處。」碧峰道：「是誰個捆縛你來？」飛喚道：「雖則不是個捆縛得來，卻不知這個五嶽要這等的高怎麼？」碧峰道：「聳高阜於漫山，橫遮法界。」飛喚道：「四瀆要這等的深怎麼？」碧峰道：「洶長波於貪海，吞盡欲流。」飛喚道：「那高山上的茂林修竹，滿地閒花，卻是怎麼？」碧峰道：「青青翠竹，總是法身；鬱郁黃花，無非般若。」飛喚道：「既是法身，又是般若，怎麼山又會崩，花又會謝？」碧峰道：「俗念既息，幻境自安，塵翳既消，空華自謝。」飛喚道：「那四瀆的水川流不息，卻是怎麼？」碧峰道：「川何水而復新，水何川之能故。」飛喚道：「也有個時候汪而不流，卻又怎麼？」碧峰道：「禪河隨浪靜，定水逐波清。」飛喚道：「既有這等妙處，怎麼教弟子在夢裡過了？」碧峰道：「豈不聞一夕之夢，翱翔百年；一尺之鏡，洞形千里？」這些話兒，都是碧峰長老點化這個飛喚徒弟，把個飛喚點化得如風捲煙，如湯沃雪。

碧峰長老看見這個弟子已自超凡入聖，又叫上他一聲，說道：「徒弟，你可省得了麼？」飛喚應聲道：「省得了。」碧峰道：「你省得甚麼來？」飛喚道：「我省得個空華三界，如風捲煙；幻影六塵，如湯沃雪。」碧峰道：「你果是省得了。只你的法名還有些不省得。」飛喚道：「弟子的法名有違正果，伏乞師父與我另取上一個如何？」碧峰道：「另取便是另取，只你自家也要取一個，我也和你取一個。」飛喚道：「請師父先說。」碧峰道：「我和你不要說。」飛喚道：「既是不說，怎麼得知？」碧峰道：「我卻有個處分。」飛喚道：「怎麼樣的處分？」碧峰道：「你取的法名，寫在你的手兒裡，我為你取的法名，寫在我的手兒裡。」飛喚又笑了一笑說道：「這是個心心相證。」師徒們各各取上一副筆墨，各人寫上兩個字兒。碧峰道：「你拿出手來。」飛喚道：「師父也請出手哩。」碧峰就拿出一個手兒放在外面，說道：「我的手兒雖在這裡，卻要你的手先開。」飛喚道：「還是師父

先開。」師父叫徒弟先開，徒弟請師父先開，兩家子都開出手來打一看，只見那兩隻手兒裡俱是那兩個字兒，俱是一般兒呼，俱是一般兒寫；俱是舊法名的一般兒呼，卻不是舊法名的一般兒寫。還是個甚麼兩個字，俱是一般兒呼，俱是一般兒寫？俱是舊法名的一般兒呼，卻不是舊法名的一般兒寫？原來是個舊法名的「飛」字一般兒呼，卻是個是非的「非」字，卻不是舊法名的「飛」字一般兒寫？原來是個舊法名的「喚」字一般兒呼，卻是個幻杳的「幻」字，卻不是舊法名的「喚」字一般兒寫？碧峰長老看見他的心印了徒弟的心，徒弟的心印了他的心，不知怎麼樣的生歡生喜，說道：「你今番卻叫這個非幻了。」這非幻是金碧峰的高徒弟，後來叫做個無涯永禪師。非幻道：「這兩個字卻是一般樣兒呼，怎麼一個中取一個不中取？」碧峰道：「你豈不知，自性迷即是眾生，自性覺即是佛，慈悲即是觀世音，喜捨即是勢至，能淨即是釋迦，平直即是彌陀。」

道猶未了，這個非幻化身雖在東土，心神已自飛度在西天之上，連忙的皈依叩禮。只見一個茶頭送將茶來，看見這個非幻小師父虔誠禮拜，他也自曉得他得了根宗，歸了正果，叫聲：「淨頭哥快取牀席兒來，裹著這個小師父。」淨頭說道：「怎麼樣兒，小師父要個席兒裹？」茶頭說道：「這個小師父今朝得了道了。」淨頭說道：「怎麼今朝得了道，又要席兒？」茶頭道：「你豈不聞『朝聞道夕死』？」碧峰長老聽見，說道：「講的麼閒談？你和我到西園裡去看一看来。」茶頭道：「看些甚麼？」長老道：「你看那果樹上的果子，可曾熟麼？」茶頭道：「我方才在園裡出來，只見果樹滿園，果子滿樹。」長老道：「既如此，快些兒收拾做圓滿哩！」即時間收拾起法場，做下了圓滿。做到那七七四九日，只見那天上一切寶蓮華雲，一切堅固香雲，一切無邊色樓閣雲，一切種種色妙衣雲，一切無邊清淨旃檀香雲，一切妙莊嚴寶蓋雲，一切燒香雲，一切妙曼雲，一切清淨莊嚴貝雲；只見這會上一切比丘僧，一切比丘尼，一切優婆塞，一切優婆夷；又只見這四眾人等一切清淨法身，一切圓滿報身，一切千百億化身；又只見這三身之內，一切過去心，一切現在心，一切未來心；又只見這三心之內，一切本來寂淨，通達無涯的真智，一切自覺無明，割斷煩惱的內智，一切分別根門，識了塵境的外智；又只見四眾人等頭上頂的，一切以不思議為宗的《維摩經》，一切以無任為宗的《金剛經》，一切以法界為宗的《華嚴經》，一切以佛性為宗的《涅槃經》；又只見四眾人等，手裡捧著的一切金輪寶，一切白象寶，一切如意寶，一切玉女寶，一切主藏寶，一切主兵寶，一切紺馬寶；又只見清中湛外，駐彩延華，一切銀色世界，一切金色世界，一切寶色世界，一切妙色世界，一切蓮花色世界，一切簷葡色世界，一切優曇鉢羅花色世界，一切金剛色世界，一切頗黎色世界，一切平等色世界。把這些四眾弟子，一個個身是菩提，一個個心如明鏡。就是茶頭、飯頭、菜頭、火頭、淨頭，也一個個罪花零落，一個個業果飄消；就是經猿談鳥，也自一個個六時來拜，一個個掌上飛餐；就是金毛獅子、無角鐵牛，也自一個個解脫翻身，一個個長眠少室。故此杭州城裡傳到如今，哪個處所不是善地？哪個人不是善男子？哪個人不是善女人？有一曲《贊佛詞》為證，詩曰：

群相倡明茂，四氣適清和。
凌晨將投禮，首宿事奢摩。
閃居太陽來，朗耀周九阿。
諸天從帝釋，旌拂紛婀娜。
修羅戢怨刀，波旬解障魔。
馥郁旃檀樹，彪炳珊瑚柯。
醞酬釀甘露，徐挾神飄過。
千葉青芙蓉，一一凌紫波。
流鈴相間發，寶座鬱嵯峨。
上有慈悲父，金頂繡青螺。
端嚴八口相，妙好一何多。
微吐柔細旨，雍和鳴鳳歌。
惠澤徹無間，哀響遍婆娑。
密跡中踴躍，大士亦隗俄。
獨解舍利子，回心乾闥婆。
靈花散優鉢，智果結庵羅。
法鼓撞震方，慧燈異恒河。
方廣詎由旬，成道僅刹那。
冥心歸真諦，毋使歎蹉跎。

卻說「碧峰會」上圓滿已周，長老說道：「你四眾弟子在這裡今日做了個圓滿，我貧僧也要伸一個敬。」四眾弟子齊聲念一句阿彌陀佛，說道：「蒙老爺超拔天堂，永不墮地獄，已自無量功德，怎麼敢受老爺的敬？」長老道：「不是別的，就是那四園之中果樹滿園，果子滿樹，這都是數年之中，我貧僧親手種的。你們到園裡面去，一人取一個，人人要到手，個個要到口，才不枉了我貧僧種果的初心。」四眾弟子不敢違拗，齊齊的離了法會，進了西園。真個的果樹滿園，果子滿樹。挨次兒一人取一個，人人到手；一個咬一口，個個到口。其中滋味也有甜的，也有酸的，也有苦的，也有澀的。味雖不同，卻都是一般的得了正果。魚貫兒轉到會上來，只說是圓滿又圓滿，無了又無休，哪曉得碧峰長老帶著個非幻神僧，已別尋一個洞天福地去也。

正行之際，非幻說道：「師父，你把前日的詩兒再加詳細一詳細，卻不要錯上了門哩！」碧峰道：「你不看見這就是一個山？這個山總有三六個峰頭，那前面一個秀削的就叫做個大王峰，又叫做天柱峰。當先原有個魏王子騫和張湛等一三個人，都在這個峰頭下得道，就住在這個峰窩兒裡面。那裡面雖則是一個石室，卻別是一個天地，別是一個日月星辰，別是一個山川岳瀆。峰頭上有一樣檜柏異竹，有一樣仙橘仙李，有一樣長生芝草奇花，故此他的詩上說道：『洞中靈怪三子。』非幻道：「這一句是了。那『天下瑰奇第一山』在哪裡？」碧峰道：「那一句又是合而言之。」非幻道：「怎叫做個合而言之？」碧峰道：「總說這個山碧水丹崖，神劍鬼削，龍驤虎踞，馬駮蝮蟲尊，是普天之下第一個山。」非幻道：「棹曲浩歌蒼靄外」，這在哪裡？」碧峰道：「這山下溪流九曲，繚繞之玄，有一等蘭舟桂棹，來往其間，長嘯浩歌，山谷震動，卻不是『棹曲浩歌蒼靄外』？」非幻道：「又怎麼叫做個『幔亭高宴紫霞間』？」碧峰道：「大王峰轉過北一首，有一個幔亭峰，是秦始皇時候，玉帝為太姥魏真人武夷君設一座虹橋跨空，上面建立的是幔亭，彩屋中間鋪設的是紅雲煙，紫霞褥，請些鄉里人來飲酒，名字叫做個曾孫酒。唱的是賓雲曲，舞的是搦雲腰。後來這些男女們在橋上吃過酒來的，都活了二三百歲，故此叫做個『幔亭高宴紫霞間』。」非幻道：「師父既是認得這個山，這個山還叫做個甚麼名字？」碧峰道：「昔日有個仙人住在山上，自稱武夷君，故此這個山叫做個武夷山。」非幻道：「山便是武夷山，卻不知徒弟在哪裡。」碧峰道：「且下來再作道理。」

好個碧峰長老，說聲上就是上，說聲下就是下。收了金光，恰好到了那六曲溪流的左側一個小小峰頭之上。那峰頭上的石頭都生成是個仙人的手掌，紅光相射，紫霧噴花。碧峰心裡想道：「這個仙人遺掌，指春蔥，也都是個般若哩！」叫聲道：「非幻，你看見這幾片仙掌石頭麼？」非幻聽見師父呼喚，連忙的近前頂禮。碧峰抬頭看來，只見是兩個非幻在前面站著。碧峰心裡想道：「這卻又是個小鬼頭來賣弄也。」心兒裡雖則曉得是個小鬼頭，卻終是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面上卻沒些兒火性，微開善口，叫聲：「非幻！」他兩個齊齊的答應上一聲：「有！」碧峰道：「哪個是真非幻？」他兩個人齊齊的答應道：「我是真非幻！」碧峰道：「是真非幻過左。」兩個人齊齊的過左。碧峰道：「是真非幻的過右。」兩個人齊齊的過右。碧峰道：「是真非幻的，把那前面的仙人掌都搗將來。」

擗這仙人掌不至緊，一擗擗出許多的妖魔鬼怪來了。怎麼就擗出許多的妖魔鬼怪來了？原來這六個仙人掌是六塊石頭，只是形狀兒像個仙人的手掌，上面又有些掌紋兒，一個方頭約有千百斤之重。長老吩咐一聲道：「是真非幻時，你將仙人掌來。」只見六塊石頭，就是六個非幻，擗將來了。這六個非幻，卻比頭裡的又多了四個。長老坐在峰頭之上，高張慧眼，只見這六個之中，有兩個是人，卻有四個是鬼。碧峰心裡想道：「『渾濁不分鱧共鯉，水清方見兩般魚』。待我與他一個頂門針。」叫聲道：「把個仙人掌擗上來些！」只見六個非幻擗著六個仙人掌，逕直走到面前來。好長老，拿定了這根九環錫杖，照前還他一杖。這一杖打得個山鳴谷應，鶴唳猿啼。只有兩個非幻站在面前，那四個非幻，一個一跟頭，都做個倒栽蔥，栽在那瀑布飛泉的裡面去了。

長老看見走了四個，還有兩個，心兒裡就明白了，叫聲：「非幻！」他兩個人又來齊聲的答應。長老微開善口，輕輕的呵上了一口氣，只見一陣清風劈面來，罪花業果俱石水剝。可的是兩樣的人，一個是非幻，一個不是非幻。雖則一個是，一個不是，卻兩個都不會說話。長老心裡曉得，這都是妖氣太重了，又呵上一口氣與他。只見一陣清風劈面來，師父徒弟都明白。非幻心裡才明白了，看見是個徒弟，心裡又著惱，又好歡喜，說道：「你做這等個神頭鬼臉怎的？」雲谷道：「不是我做這個神頭鬼臉來，其中有好一段緣故。」非幻道：「且不要說甚麼緣兒，師祖，在上面。」雲谷聽見「師祖」兩個字，就有三分鬼見愁，連忙的磕頭禮拜。拜了師祖，又拜師父，方才像個法門弟子。這雲谷是金碧峰的小徒孫，後來叫做個無盡溥禪師。非幻把個雁蕩山看詩的事故，武夷山找尋的緣由，細說了一遍。雲谷滿口只是一個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」。碧峰道：「你方才才有甚麼一段好緣故？」雲谷道：「弟子自別了師父，實指望踏遍紅塵，看山尋水，松林聚石，竹徑搖風，哪曉得個好事多磨。」碧峰道：「磨磨折折，金頭玉屑。卻甚麼事磨折？」雲谷道：「這個山自古以來，有個鈴記。」碧峰道：「甚麼鈴記？」雲谷道：「鈴記說是：溪曲三三綠，峰環六六青。三三都見鬼，六六盡埋精。」

碧峰道：「原來鬼怪這等多也。」雲谷道：「多便多，還有一個大得凹的。」碧峰道：「方才擗仙人掌的可就是他？」雲谷道：「方才的只當個怪孫兒。」碧峰道：「那大的還在山上，還在水裡？」雲谷道：「就在這九曲溪流裡面。」碧峰道：「怎見得？」雲谷道：「時常變做個船兒在水面上，有等的生黨人兒不曉得，誤上了他的船，就著了他的手。他若是出來時，遇晴天便烏風黑雨，遇陰雨便就雨散雲收，神通廣大，變化無窮。弟子在這裡受他的氣，也有年把了。」碧峰道：「他自在水裡，與你何干？」雲谷道：「他水裡不得手，又變化到崖上來。」碧峰道：「你方才怎麼又下手師父哩？」雲谷道：「不是下手師父也。只因這個老怪時常帶著些兒大精小怪，或變做我的師父，或變做我的師兄，是我弟子連番與他賭個勝，鬥個智，賽個寶，顯個神通。哪曉得今日裡果真師父、師祖來也。」碧峰道：「怎麼今日不曾見他出來？」雲谷道：「他有數的，來便來七七四九個日子，去便去七七四九個日子。今日這些小怪受了搪突，一定前去報知他了。只在四九日後，他才出來。」碧峰道：「你可探得他的根腳兒著？」雲谷道：「卻不曉得他的根腳是怎麼樣的。」好個碧峰長老，叫聲非幻站著左壁廂，叫聲雲谷站著右壁廂，自家口裡念動幾句真言，宣動幾句密語，片時間，有許多的文文武武、紅紅綠綠、老老少少、長長矮矮的人來了，也不知是個人，也不知是個神；也不知是個神，也不知是個鬼也。非幻問聲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那些來的看見了這個長老坐在峰上頭，金光萬道，那邊的小長老紫霧騰空，嚇得他一個個挨挨札札，怕向前來。非幻又說聲：「來者何人？各道名姓。」那些來者卻才一字兒跪著。一個說道：「東方揭諦神參見。」一個說道：「西方揭諦神參見。」一個說道：「南方揭諦神參見。」一個說道：「北方揭諦神參見。」一個說道：「中方揭諦神參見。」一個說道：「日遊神參見。」一個說道：「夜遊神參見。」一個說道：「巡山邏候參見。」末後有一個老又老、矮又矮、跛也跛的跛將來，說道：「本境土地之神參見。」長老道：「土地之神跪上些。」那土地又跛也跛的跛將上來。長老道：「你山裡有個甚樣的精怪在這裡麼？」土地回覆道：「若論小精小怪，車載斗量；若論半精半怪，籠貫箱張；若論大精大怪，雖則只是一個，卻也狠似閻王。」長老道：「他怎的這等狠哩？」土地道：「不管他狠事，他一家兒都是些兄弟兵。」

卻不知這個怪有個甚麼兄弟兵，卻不知後來碧峰長老怎麼樣降服他的兄弟兵，且看下回分解。